

古文辭類纂

冊十二

雜記類七

古文辭類纂五十八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
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
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
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
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
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
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
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
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
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
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
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
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
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
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
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
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
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
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

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揚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茅順甫云逸興滿眼餘音不絕

王介甫芝閣記

○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狃。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

絕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閒。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閒。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

黼按隸耕字本晉語隸農夫也

仲永生五年。

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

四句。並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鼉无咎新城遊北山記 ○ ○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閒。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

臥者如蚪。松下草閒。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閒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虬。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睥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閒。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閒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閒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旣還家數日。猶恍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雜記類八

古文辭類纂五十九

歸熙甫項脊軒記 ○○○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闌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

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孀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閒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局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罔井之蛙何異。余旣爲

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

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入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迹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墻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邪。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闊。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擣杙。天以爲賢。挫陋癡慧。天以爲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覲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閒。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

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髡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邪非邪，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鷗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邪。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俞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昃，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涵，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

謫。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歸熙甫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少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漣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闌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臨。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